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女界鬼域記

第八回 討薄馬王一鵝草檄 痛蔣吳沈三鳳作歌

卻說鶯娘誤會了一二三的命意，只道教體操的和從前私塾裡的教書先生一個樣兒，也是教一字，學一字，教一句，學一句，哪知開口就差，害得人家肚腸也險些笑斷。孔子鯨也覺得可笑之極，但恐失了他做先生的體統，因此不敢多笑，連忙按著嘴猛力熬住，便把那如何是一，如何是二，如何是三，逐層逐層的操法，仔細講明，鶯娘道：「喔唷唷，便極便極，三歲孩童也弄得來的，孔先生啊，你何不竟把歪頭歪頸，左轉右轉，爽爽快快的喊了，豈非明白曉暢呢。」子鯨道：「哼哼哼，這是瑞典國挨密(Armic)(譯音人名，係瑞典國美容術操之祖)老祖師的傳授，萬不能更改分毫的。」說著再將一……二……三重新喊過，鶯娘居然心領神會，再不會操差了，第二三節也復隨教隨考，足足考了一小時光景，才考完散隊咧。散下操場，鶯娘方吃了定心丸，然臉上紅潮卻還退剩兩三分呢。鶯娘和在眾姊妹中，步滔滔進花園門，暫入北黨自習所小憩。俏眼覷著王一鵝、沈三鳳美異常倫，可稱雙絕，目眈眈的打量一番，但見那姓王的，不肥不瘦，不短不長，腰凝秋柳經風，臉若春桃帶雨，眉尖眼角，轉盼多姿，正有付凡百合宜的可喜態度，便那姓沈的雖稍稍弱她半分，然也發澤如雲，容顏似玉，天然風韻，淡掃薄施，嬌滴滴身材，卻自爾精神奕奕，更妙在又娟麗，又矜貴，於柔媚可憐之中，別具一種流利端莊的氣象，拿他兩個佳人來比較比較，彷彿大小喬相似，若要寫盡他們的全身好處，除非向做《石頭記》的曹雪芹，借他一枝描摩黛玉的妙筆，方能寫得完說得盡咧。鶯娘這時直腳瞧的癡癡迷迷了，回想自己當初在休憩室內誇張大口，自詡全校冠冕，誰知昌中裡的人才多得很呢。看官們啊，你們想這句話可不是我一部書中的大漏洞麼？

怎麼鶯娘和鵝鳳同校肄業，匪伊朝夕，難道不曾會面過，到今兒才驚睹了他們的嬌豔呢。其中也有道理，因為南北兩黨，程度不齊，班次不一，上課的時刻也參前落後。就飯廳上會餐，亦然南自南、北自北，分做兩起開的。況且鶯娘入校未幾，課也沒有上全，中膳晚膳常常在馬路上店惠的，所以他和北黨生越加容易碰頭咧。前天禮堂上談話開會，雖則是南北混聚，然彼此都受校長的嘔氣，哪裡有心思去品妍評姦呢。可巧這會子團坐自習所，才得看個暢兒，真叫做其秀在神，其妙在骨，倘此身化作男兒，也要魂消魄蕩咧。憩息了片時，滿屋子的人都陸續散去，鶯娘尚似癡若呆，慢慢兒隨著一鵝三鳳，穿向講堂外的右迴廊走來，後面沉魚叫道：「妹子，別風魔了，你往哪裡去咧？」鶯娘方才覺悟，回轉來同沉魚和在一塊兒，王一鵝與沈三鳳也慌忙歸至臥房，卸落他的操衣操帽，才步上樓梯興匆匆踏進房門，忽見靠窗半桌上，有一方書信，信面上開明王一鵝女士收，發信處卻是女子保險會，一鵝道：「嘎，必係張家姊姊的來函了。」三鳳道：「誰是張家姊姊？」一鵝道：

「是保險會會長張竹君呀。」說著，折開來一看，內有信一，傳單一，信上寫的是：

一鵝吾妹鑒別來倏忽已週一旬，印奴奸污劉女事，喧傳報紙，可痛可羞。堂訊結案諸現狀，吾姊妹想早有所聞，現雖由姊發起扶助，將劉女婚約從權議廢，交割清楚。兼為籌及後日自養之計，即以劉插入啟明，差幸救人救溺，尚稱得手，然於印奴一方面，以極惡淫凶，僅子西牢監禁，揆諸情理，豈得謂平茲擬於明日邀集同志研究對付進行種種辦法。素諗吾妹俠心熱血，筆妙能文，相煩草一討印奴蒲馬檄，屆時玉塵蒞會，懇即乘便攜來，愚姊當宣示臨場，作開會辭讀，以激眾怒而伸公憤，庶幾借繡口錦心之力，可代劉女鳴冤，足使印奴奪魄，筆墨鼓吹，福被我女氏不淺矣。勿此奉托，餘容面罄。順頌學業大進化！

另附傳單一紙希發收

愚姊張竹君白

貴同學望代轉致又及

閱畢，又取傳單觀看，見上寫的是：

公啟者，為劉翠英事，蒲馬兩凶，罪不容死，班君(英泉司)訊判失公，但處以薄四年馬三年之監禁罰，似此袒庇縱容，萬難緘默坐視。現公議於初一日(即禮拜三)下午兩點鐘，在南市本會事務所，特開大會，共籌對付，凡我女界祈各駕臨為盼，此請

王一鵝大女士鑒

中國女子保險會張竹君等同啟

看過後，想想劉翠英的冤辱，便是我通國女同胞的冤辱，一時油鹽醬醋都澆上心來，哪知他同房的沈三鳳也在旁瞧見，心中好不快活，便說道：「鵝妹，草檄罷，仗你的掃眉如刀筆，一殺那不赦印奴，也好伸伸義憤咧。」一鵝道：「恐筆不遂心呢。」

說著，就磨濃了墨，握管構思，頃刻開洋洋千言，一揮立就。

三鳳驚喜道：「已草好了麼？馬速枚工，妹子直兼而有之了。」

一鵝道：「三姊，替我瞧瞧看，可有不妥適處？」三鳳道：「噯，你梁吳(梁係梁任公之女公子，名令嫻，無即芝瑛女士)大手筆，哪會有不妥適的毛病呢？」三鳳一頭講話，一頭取過檄文來，捧而大讀道：

討印度淫犯蒲及項馬拉生檄文

印度淫犯蒲及項馬拉生者，形同豕彘，性比狐妖，襲亡國之餘孽，隸英屬而為奴，棕種淪胥，藐茲丑類，紅中裹束，罰爾苦工，海上營生本吾華所不齒，道旁給役，竟無惡之弗為。

則有劉氏翠英，乳名小妹，生長於寶邑名區，卜築在大場鄉鎮，小家碧玉，正及笄之年華，弱質嬌顏，猶深閨之處子。祇以有母貧居，探兒遠道，未請紅娘侍婢，相與扶攜，卻來黃浦訪親，殊形彳亍，行行晚景，瞬看夕照炊煙，莽莽平原，絕少酒家旅店，前途何處。潘子名灣，對宇誰家，麵粉設廠，正足違心急，乃變進遽生，該印奴驚起茅棚，遮邀中路，似煞猶凶，較盜逾暴，牽居而蓄意行奸，持棍而逞強拉入。燈昏月暗，乞行客兮誰援？板屋繩牀，任私窩之相鬪，弛衣著手，奚憐柳折花殘，挾刀嚙聲，益恣蜂狂蝶浪，蹂躪約宵，禁閉逾日，既肆毒以輪流，實慘苦之難狀。迨至乘隙潛逃，被推竟倒，染污濁於泥中，竭哀呼於道左，鄉民奔救，警告三區，巡士聞風，杳來四處，暗情狀而心憐，問原因而髮指。送歸醫院，弱女則救治不遑，扭解捕房，淫凶則究徵莫貸，胡為乎屢經堂訊，未定爰書，德雷師狡辯曉曉，語多袒護，擔文君駁詞侃侃，論極秉公，況復有周洪曹之確證，韓蔣陸之實供，秋生到案，涕泣含悲，醫士驗傷，指明有據。以十惡不赦之徒，僅數年監禁之罪。嗚呼，慎已然。而吾輩同胞，豈容坐視，以夷種之無良，藉外人之隱庇，豈是波蘭、埃及不燃死灰，依然大陸中原，猶留生氣。當此巾幗揚眉之會，忍受冰霜損節之冤，沉乎李氏春來，誘占則淫伶久網。越州秋瑾，含冤則國法亦爭，以翠英之幕地受污，普天同憤，非若蘇巡士之圖奸，友妻避免，蔣韞華之畢命，夫婿栽誣，是宜氣憤風雲，威伸斧鉞，草飛羽以交馳，吁同心以奮擊，層峰遞壘，工乞維持，外部陳書，徐圖挽救。張竹君渤函婉告，導先我塵，班臬司裁答飾詞，折彼公理。各聯團體以力爭，毋使淫凶之未減，尺書定讞，務令駢戮薰街寸磔碎屍，從此訂成鐵案。嗟嗟，歐風多厲，慘無天日之可言，黃種被戕，視若馬牛而不惜。英捕肆虐濶陽，餘發程弊同蟻命，印奴橫行滬憤，黃世仁被逼雞奸。蒿目時艱，殷尤星火，矧以該印人之罪惡，南山竹不足蔽辜，彼女子之辱污，西江水不能濯淨。倘猶緘默遷就，渙淪苟安，將女界日形摧折，他族益逞野蠻，免死孤悲，忍聽傷殘夫同類，魚游網漏，亟籌聲討於合群，檄書到日，投袂以期。

三鳳讀得起勁勿過，回來回去，一連讀了十幾遍，不禁擊節稱賞道：「一字一珠，一字一淚，陳孔璋討曹瞞，駱賓王討武後，得此而鼎足矣。」一鵝道：「噯，那能比美古人呢？」三鳳道：「淋漓悲慨，擊碎唾壺，使印奴而病頭風，讀此也應汗愈咧。」一鵝道：「恐紙上空談，徒快我胸中憤懣，於劉女事，仍未見有所補救啊。」三鳳道：「咳，看來今年是我女界的死運呢。」一鵝道：「怎見得？」三鳳道：「休論其他，便我轟轟烈烈的女學生，也往往冤死咧。」一鵝道：「莫非愛國吳其德、啟明蔣韞華麼？」三鳳道：「原是鵝妹子，你道可痛不可痛啊？」

一鵬道：「那得不痛？」三鳳道：「好妹子，我見了你的檄文，卻有些技癢咧。待愚姊也抒寫悲懷，做兩則輓歌兒可好？」一鵬喜道：「我很願意贊成的，三姊啊，紙筆俱在，便請動手罷。」

三鳳道：「你叫我趁湯下面麼？」說著，一鵬起身讓座，沈三鳳坐了下來，取那案上的考課紅格紙，下筆嗖嗖，作春蠶食葉聲，好似隔夜做好的宿構，費不上兩炷香工夫，兩大章七言音歌，已脫稿了。一鵬道：「也給我請教請教呢。」三鳳道：「若和妹子比起來，怕是小巫見大巫了。」一鵬道：「三姊，你也太會說客話咧。」語畢，逕打起了庫《長恨歌》的調，聲聲入破，語語淒涼，把追挽蔣吳的歌辭，徽啟櫻唇，挨次朗讀道：

追挽蔣韞華女士歌

嗚呼，二千餘年神明胄，女界沉沉若蒙督。邇來發達萌新機，輻國揚鑣趨時會。唐魏有女賢且淑，父工持籌兒好讀。個載延師閨訓嚴，書算文史都精熟。及笄遭嫁至吳楓，箕穎後裔溯家風。詎意所天驂且固，孟光舉案羞梁鴻。就學情殷宛轉求，逾年始許負笈游。校入啟明習美術，進步漸至中東歐。怎奈夔端生變幻，阿婿有兄真無賴。吳興俠士本邢侯，曾作曹邱忍陷害。傳揚蜚語似毒虺，欺誣弱弟愚且愕。任意汗蔑不堪狀，砌詞陰嗾控上台。女士聞風驚且毀，遄歸慰母輒罷學。自顧皎皎冰雪姿，損名毀節遭奇辱。吮血揮毫書五通，悲憤鬱結填心胸。

訣別母兄諸姊妹，鉤金吞咽慘然終。吁嗟紅顏多命薄，求學不卒成冤獄。越州秋瑾泣西鳳，流陽仿蘭死天足。惡耗未逾一月期，吳家其德厄又罷。舉杯搔首青天問，何時輻國始揚眉？同胞開會深追悼，揮淚擣詞空憑弔。淒涼愁對滬江濱，潮聲悲咽心如擣。

追挽吳其德女士歌

人生不幸作女身，文明黑暗總沉淪。俯仰滬江新學界，烏啼花落怨三春。粵中女士明且賢，新機發達得氣先。幼秉夙慧耽書史，稍長針黹工且妍。撫懷時事多帳觸，負笈辭親遠遊學。

側聞愛國校宏開，肄業孜孜苦勤讀。猶憶當時共訂婚，同鄉介紹得饒君。方願將來作鸚鵡，鬚眉巾幗並揚芬。何意淒斐蠹賊訐，禍端驟葫伏其中。蘇英醫士構讒隙，片言坑害女英雄。饒生無情情太毒，莫須三字竟成獄。冰霜其操松柏姿，貞潔奚甘受恥辱。阿兄招婿證辨間，含悲抱憤淚漣漣。一盞鞭蓉拚絕使，牡丹吟罷慘玉顏。吁嗟乎，死生事小名節大，中國文明光女界。

追蹤楓鎮蔣旋姑，青史垂名同聲價。英風烈氣長已矣，歎噓同學揮涕泗。歎噓會開談話雪沉冤，徐張陶鄭諸君子。

讀罷了，一鵬拍案叫絕，說道：「三姊，畢竟你是姊姊，我是妹妹，該要讓你一著的。」三鳳笑道：「你瞧可嫌太舊麼？」

一鵬道：「出驢入選，可泣可歌，比近世音樂家的新撰著，勝出萬萬倍呢。姊姊啊，我昨夕月暗燈昏，樓頭徙倚時，曾詠有雜感詩兩絕，可要給你大詩家，為我改竄改竄呀。」三鳳道：

「不敢。」說著，王一鵬就在書架上邊抽下一本雜詠的詩稿，付了三鳳，三鳳翻出來看道：

芝瑛才調寄塵心，秋雨秋風淚滿襟。女學光明開一線，仔肩誰屬問如今(寄徐女士，與芝瑛吳夫人並名海內，去年曾為秋女士瑾營葬，聞者義之)。沉沉女界二千年，搔首踟躕欲問天。多少同胞好姊妹，大家勉著祖生鞭。

三鳳把這絕妙好辭，諷詠數過，也覺得詩興勃發，便步一鵬原韻，口占兩首道：

宗旨康梁袁許心(袁昌許景澄殉庚子國難，近奉上思詔，追賜五賢謚號，袁許其二也)，鬚眉輻國此胸襟。救亡妙劑端推學，普及紛紛說到今(教育普及，屢議不果，學部議行強迫，事又中止，近則內外大臣，咸注意於憲政，而於憲政本原之教育，轉存膜視，可為浩歎)。

閨門株守廿餘年，回首蹉跎自了天。羨殺故鄉楊女士，耶尼大學整歸鞭(楊蔭龍女士，常州人，係卸任江督端午帥，派往美國耶路尼大學肄業，近方畢業歸華。常州旅滬同鄉會，特開會歡迎，甚盛事也)。